

# 靈璧鍾馗畫代表人物趙基：丹青繪鍾馗 造像三十載

千百年來，中國民間慣以懸掛鍾馗畫像避鬼驅邪、賜福鎮宅。在安徽省宿州市轄內有一縣叫靈璧，靈璧縣因「鍾馗畫之鄉」而聞名。始於唐代的靈璧鍾馗畫，傳承畫聖吳道子畫風，歷經唐、宋、明、清數代傳承，以其特有風格傳世至今，民間更傳唯有靈璧鍾馗畫「能通神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玲傑  
圖：受訪者供圖

靈璧縣長畫鍾馗者眾多，趙基便是其一。作為靈璧縣將學院風格與民間傳統畫法相結合的典型代表，趙基所畫的鍾馗身着紅袍，氣勢偉岸，剛正不阿，深受中外友人喜愛。其作品曾先後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地展出，鍾馗畫作品《洪福盈門》更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 鍾馗畫做貢品 三方縣印為證

靈璧鍾馗畫始於唐代，在明清兩朝尤為鼎盛。明代成化年間，憲宗皇帝朱見深特別喜歡畫鍾馗，他一生當中畫了很多鍾馗畫，尤其以《柏栢如意圖》最為知名。在每年的除夕，他都將自己畫的鍾馗畫賜給大臣用以辟邪。後來憲宗看到靈璧的鍾馗畫有吳道子的畫風，十分欣賞，便欽定靈璧鍾馗畫為貢品，由於他的推崇，靈璧鍾馗畫自此風靡全國。

此盛景在《靈璧志略》中有記載：邑中

趙基到訪耶魯大學，並向亞洲美術部主任江文華博士介紹靈璧鍾馗畫。



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趙基作品《洪福盈門》



身著紅袍，手持如意的鍾馗畫像適合掛在中堂，圖為趙基作品。



趙基作品《鍾公巡守釣魚島》

畫店林立，畫商雲集，車水馬龍，每年可售出數萬紙。「當時，為了區別於其他鍾馗畫，作為貢品的靈璧鍾馗畫上會蓋有靈璧的三方縣印作為標識。」趙基告訴記者，此後的靈璧畫師一直沿用這一做法，直到現在，靈璧縣的鍾馗畫上仍有三方靈璧縣印。

## 融民間之繪法 獨愛紅袍鍾馗

「掃帚眉，圓眼翻。獅子鼻，下端寬。血盆口，獠牙尖。絡腮鬚，耳毛翻。揚正氣，眉宇間」在靈璧縣，一直流傳至今的鍾馗臉譜畫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鍾馗畫師。作為地道的靈璧縣人，學習美術的趙基從1985年便開始畫鍾馗，鍾馗極具誇張的形象讓他着迷，鍾馗醜的外形和美的心靈有着強烈的對比，讓他在鍾馗人物上進行更多的創作。

在畫鍾馗的幾十年裡，趙基研讀大量歷史文獻，同時不斷從木刻版畫、寺觀壁畫以及木雕、剪紙等藝術樣式中汲取靈感。「我最愛畫穿著紅袍的鍾馗，用民族的色彩和人民喜愛的方式進行創作。」在趙基的鍾馗畫中，不僅繼承了吳道子的畫法，同時更結合多種民間傳統繪畫風格。豹眼圓睜，獅鼻虎口，獠牙齜唇，虬髯怒張，承襲了遠古圖騰和大儼儀面具的特點。趙基對虬髯的處理，在傳統撕毛法基礎上有所發展，筆下生花，或輕或重，既剛且柔。所畫鍾馗蓬髮虬髯，身著紅袍，腳踏皂靴，手執利劍，表現出鎮魔驅邪的內在力量。

## 掛鍾馗辟邪氣海外追捧

也許正是因為趙基所畫的鍾馗融合各類民間畫法，身著紅袍的鍾馗，更具中國特色，趙基的鍾馗畫深受海外友人及華人、華僑的喜愛。此前，趙基曾多次受邀赴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地進行作品展出和文化交流，所到之處，人民對鍾馗畫的喜愛

着實讓趙基受寵若驚。「一些上了年紀的華人、華僑都聽說過鍾馗打鬼的傳說，他們對鍾馗畫很感興趣。」「外國人感到很吃驚，他們感歎怎麼能有人長成這副模樣。」趙基告訴記者，他曾問過一位十分希望購買自己鍾馗畫的外國人，為什麼喜歡鍾馗。那位買家說：「雖然鍾馗的形象很醜，但是他能感覺到鍾馗一身的正氣，眉宇之間的正義感深深地吸引了他，而且身著紅袍的鍾馗又十分喜慶，這樣的人物讓他感到很神奇。」

據趙基透露，自己數次在國外參展所帶的鍾馗畫均在展覽尚未結束時就被買家搶購，買家出價在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現在靈璧縣大大小小的鍾馗畫店有很多，售價在幾十元到數萬元不等的鍾馗畫一直很有市場，此前不少買家希望購買趙基的鍾馗畫，但趙基並未有開畫店的打算。他覺得為鍾馗造像有着無限的創作空間，希望融合更多的藝術表現形式，畫出更具特色的鍾馗。

## 鍾馗畫擺放常識

鍾馗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驅鬼的神，民間相傳將鍾馗畫掛在家中不僅可以驅邪納福，還可以護佑平安。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有節慶在家中懸掛鍾馗畫的傳統。趙基表示，鍾馗畫的擺放有其講究，不同的鍾馗畫應掛在不同的地方。懸掛在家中中堂的以着紅袍手持如意的鍾馗為宜，因為鍾馗的紅袍多用硃砂作畫，硃砂有鎮重安神和解毒的功效。鍾馗威嚴的形象可以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手持利劍的鍾馗則適合放在臥室，有辟邪鎮邪的作用。



靈璧縣畫鍾馗者眾多，圖為數十年前靈璧縣的畫畫人。

## 藝評

# 此身幾何——何兆基作品展

上一次觀看何兆基的作品已是2013年12月，對當時的作品印象依舊記憶猶新，而在本次展覽所展出的作品，除了同樣可以使用上次得到的觀看和分析的經驗外，何氏在今次的展覽中更加入兩個具吸引力的元素，包括了在展覽開幕時的互動的行為演示，以及在展覽中展出的作品觀眾都能接觸體驗。

展覽開幕前，門外已聚集了數十人甚至百人在等候，這是因為何氏將會在展覽開幕時，同時在進行一個行為演示，在純藝術的展覽中，門外等候觀看展覽的情況並不常見，這一個景象更是很少出現。

主持在開幕致詞後打開大門，何氏就坐在門後開始其行為演示，何氏透過身體和作品之間的互動，在四件作品中展示出作品本身的結構和特性，亦透過身體對作品進行特定而又重複的動作，改變作品非固定形態的部分（四件作品都有一部分由砂所構成），刻畫出作品的部分狀態，以及觀察其形成，亦可理解成作品需要經過重複的行為來完成作品。

## 「半合」·「觀聲」 「立砂」·「步履」

「半合」，是一組兩人同時運作雕塑裝置，兩人透過推動安裝在牆身上的裝置，在其中半圓一邊的地上鋪了砂，透過裝置在砂面上畫出痕跡，這痕跡建築在同中心圓上，外觀看似是擴散式的波紋。

「觀聲」，就如其名，觀其聲音，何氏透過麥克風接收聲音，經擴音器在喇叭中播出，喇叭上方，放置了一個圓形鐵盤，盤中放置了砂，就是以此一種方法，觀察砂的移動。亦如其名借助裝置來觀察聲音。

「立砂」，一組兩件的作品，一邊是金屬製的圓錐體，另一邊是以鐵支做成的直角三角形，連接在圓錐體同樣直徑的底座上，直角三角形可以自轉，自轉一圈尺寸即和圓錐體相同。在圓底座堆積了砂，直角三角形能夠掃走多出的砂，只要一直把砂加上並以直角三角形控制着外形，那麼就能夠以砂來堆出鐵製圓錐體同樣的外形。

「步履」，何氏在一個約四米乘四米大的砂地上，以大型圓規畫出不同大小的圓形，圓心一共有十二個，並在每個圓心放置了個圓形的銅章，每個銅章上都刻了不同的有關圓的名詞。遠看作品的外觀，就像雨水滴到水面上所產生的漣漪。

文初所提及的作品能讓觀眾接觸及體驗，是因為筆者在一段有關展覽的訪問短片中，見到何氏提到讓觀眾來體驗作品。這就說明作品不單只是開始時的行為演示，而是三者之間的聯繫，包括開幕時的行為演示、作品本身和觀眾的體驗。

## 使用身體表達出作品的運作

何氏展示出如何使用身體來表達出作品的運作，繼而



《步履》



《半合》

展示出作品應有的形態或作品的經歷，最後讓觀眾體驗作品，嘗試理解何氏創作時的體驗。把相同的經驗或經歷帶給觀眾，比起觀眾自行閱讀作品來得更直接和簡單，雖然過程中聯想的方向可能出現不同，但經過身體的經歷，觀者可能在作品中，站在和何氏相同的思考起點。

筆者對於何氏在演示中，透過身體對作品重複的動作最感興趣，何氏在演示時處於一個靜的狀態，嚴肅地進行整個演示的過程，對於在四件作品中進行重複的動作，是自主但同時亦受到作品的條件限制而只能做出特定的動作，透過重複的單一動作來觀察作品，是律己、是修行、亦是思考，以觀察作品不穩定部分的微細改變，當中作品「立砂」最能感受到這一種狀態的存在——在作品中需要一直把砂粒堆上，當到了某一高度後，砂粒在每一次堆上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砂粒跌落，把作品完成就需要一種持續的堅持。

而在整個展覽中，何氏在行為演示後的致詞中，其中一點提到的內容，使筆者印象深刻，大意是指在家中有一個藝術家，家人需要有很大包容度、體諒及支持。這說法可能是因為活在香港這個地方，確實充滿太多不同形式的現實壓力，這話也更使人體會到在香港做藝術家需要有多大的堅持。

文：謝諾麟

## 創作對談

# 高偉剛《掙脫者》：我們看到的現實仍有許多未知可能

高偉剛在港舉行名為《掙脫者》展覽，此次展覽原本有一個更為詩意的名字——《星與塵》。加上作品標題的隻字片語，能很輕易地使人陷入類似「自然與永恆」的古老命題中去。然而，但凡對高偉剛過往的作品稍加留意，便應該警惕其在過分的直白中主動透露出的「提示」訊息。藝術家正在使用其一貫的手法將整個展覽佈置成一個迷局。只是這一次，稍多了幾分浪漫主義色彩。

高偉剛選擇的材質和媒介總是比內容本身更具意味。在描述鏡面不銹鋼上繪畫作品中所「凸顯」的那些似乎是有有所指的形狀時，很難用一個簡單的加減法公式去陳述出它們與藝術家繪製的、及鏡面所映照出的兩層圖像之間的關係。它更像是一種偽裝——藝術家只是借用另一種圖像的形狀透出一絲事物原本的模樣。

「星辰」的真實存在究竟是怎樣的？在作品《星》中藝術家並未計劃象徵性地回答這個問題。相反地，他用重複統一的手法再次地提醒著我們，這個宇宙的產物絕非是我們眼前所看到的幾乎像是生產線上人為製造出來的模樣。我們所看見的現象、被告知的真理、作出的判斷、及認定的現實與事物本質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未知的可能。

而以下這個簡短對談，或許會讓我們更理解藝術家高偉剛內心的創作意圖。

這次的作品中，自己比較偏愛哪一件？

高：個人比較喜歡「新世界」這件作品，因為此件作品對我來說並非簡單的質態轉換手法，雖然其與實際的工程機械有著相同的外觀體積和不同的質感、傳動形態。實際是有些在調侃背後的一絲悲哀：一個本身就具備獨特美感的事物難道需要所謂「藝術化」的手法呈現才能被注意



高偉剛《新世界》



《永恒-1》，2015。

到其自身嗎？

同時，也可能是最近會有更多的與機械傳動方面的作品計劃要實施，所以會有過於偏好。其實所有作品對於我來講都差不多，作品完成時就像孩子成年離開了家。

裝置可以幫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嗎？

高：不要輕易相信一件事物能夠改變什麼。很多時候我們對這個世界看法的轉變是潛移默化的。也許在某一刻，看起來由於一個事物的出現觸發了某個開關。其實你的心裡早就有所改變。裝置，一張畫，或者一段音樂，沒有什麼特殊之處。我並不覺得「藝術」會比一根香煙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藝術」不是神丹。

有哪些藝術家的作品或世界觀對您影響較深嗎？

高：多到我無法描述。而且這個名單裡沒有什麼藝術家。對我來說，有時

與一個孩子的談話，或者在街市買菜時與小販的討價還價更能讓有所感悟。

我不相信靈感這個詞，我相信積累。還有，我是不會把所謂「藝術」這件事情單獨提出在我的生活裡。這件事情真的不重要，雖然現在我每天花費很多時間在做這些看起來有「藝術感」的事情。

訪問：Jasmine

## 關於藝術家

高偉剛1976年生於中國黑龍江省。現今工作生活在中國北京。